

# 宋人的食蟹风尚

■钱仓水



南宋的《荷蟹图》是荷叶与螃蟹题材较早的作品。

宋人喜食蟹，两宋的300多年里，社会上始终风行食蟹。“蟹肥无复羡鱼虾”“不食螃蟹辜负腹”“古来把酒持螯者，便作风流一世

人”，观宋代诗文可知，螃蟹已经成为彼时人们餐桌上一道常见的美食。著名学者陈寅恪说中华传统文化“造极于赵宋之世”，除了文学、哲学、艺术等领域，在生活美学方面，宋代也卓有成就，而食蟹文化就是宋代饮食美学的代表之一。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，都对食蟹之趣津津乐道。而文人士大夫自然是将蟹文化上升到美学高度的主力。爱食蟹的文人名士常成群结队地出现，兹举几例。

宋庠、宋祁是亲兄弟，安陆（今属湖北）人，同举进士，为文史学家，时号“大小宋”。他俩都喜食蟹。哥哥宋庠诗云“衔杯思左蟹，舒啸忆东臯”（《别墅冬霁》），“左手蟹初美，东篱菊尚开”（《和运使王密学见赏公醞》），“左手香螯伴醉眠”（《醉枕》），可见他喜爱蟹到了饮酒而思、食蟹而赞、持螯而眠的地步。

弟弟宋祁因一句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而得了“红杏尚书”的雅号。宋祁诗云“黄鸡跖

跖美，紫蟹螯螯香”（《燕集》），是说黄鸡的脚爪，爪爪都好吃，紫蟹的蟹螯，螯螯都喷香，“下觞未休资快嚼，持螯有味散朝酲”（《吴中友人惠蟹》），为了供上嘴吃，筷子都停不下来，美味的蟹螯，让宿醉引起的疲倦一扫而光。嗜蟹的鲜活情态毕现。

梅尧臣、欧阳修、苏舜钦等人是在洛阳相识的至交文友。梅尧臣是宣城（今属安徽）人，被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。梅尧臣的家乡宣城是知名的螃蟹产地。“淮南秋物盛，稻熟蟹正肥”，他常常以此而自豪。梅尧臣还关注各地产蟹情况，视螃蟹丰产为物阜民丰的标志之一。他一生喜食螃蟹，有“宴盘紫蟹方多味”（《送润州通判李屯田》），“可以持蟹螯，逍遥此居室”（《凝碧堂》），“前日扬州去，酒熟美蟹蚶”（《前日》），“得意美鱼蟹，白酒问沙头”（《送张唐民》）等咏蟹的诗句。他以食蟹为乐，给后世同乡郭祥正留下深刻印象。郭祥正在《哭梅直讲圣俞》诗里回忆，“邀我采石渡，烂醉霜蟹肥”。在安徽当涂采石渡的一个秋天，老少二人曾以蟹佐酒，吃得烂醉。

欧阳修是庐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，北宋初文坛领袖，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他在诗里回忆起与梅尧臣、苏舜钦“对酒把新蟹”的快乐时光。他对梅尧臣有“是时新秋蟹正肥，恨不一醉与君别”的遗憾。人家寄蟹给他，欧阳修便喜不自禁。人家请他吃饭，他要求对方罗列螃蟹。这些都透露了他的饮食旨趣。欧阳修特别喜欢颍州（今安徽阜阳）的螃蟹，说“颍水肥鱼蟹”（《戏书黎教授》），在给儿子的信中说颍州“巨鱼鲜美，虾蟹极多，皆他郡所无”（《给长子欧阳发》），而且价钱还很便宜，“闲居之乐，莫此若也”。

苏舜钦是开封（今属河南）人，为官时被倾陷，削职后流寓苏州，筑沧浪亭，读书写作以寄愤懑。此时，梅尧臣寄诗劝他“鱼蟹时可继”，他就“二螯时把蟹”，“霜柑糖蟹新醅美，醉觉人生万事非”（《小酌》）。在《答范资政书》里，苏舜钦更说“不得已遂沿南河，且来吴中，既至，则有江山之胜，稻蟹之美”。他把苏州的风景之胜与稻蟹之美并列。

苏轼与黄庭坚世称“苏黄”。苏轼是大美

食家，自称老饕。在《老饕赋》里说“嚼霜前之两螯”，“蟹微生而带糟”，两次提到蟹，可见其推崇之情。苏轼在吴兴当太守的时候，友人寄来蝓蛄（俗称梭子蟹），他竟在《丁公默送蝓蛄》诗里说“堪笑吴兴饶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尖团”，罕见地在诗中用一个“饒”字形容自己，可见爱蟹之深。苏轼从小不喜欢杀生，然性嗜蟹，故不免杀，经“乌台诗案”入狱后，有见饕餮者，皆放入江中，可是被流放到惠州时又破戒，“数食蛤蟹”（《东坡志林》），还是不能顶住蟹味的诱惑。

黄庭坚是分宁（今江西修水）人，曾为国子监教授等，江西诗派的宗师。他迷恋食蟹，“每恨腹未厌，夸说齿生津”（《次韵师厚食蟹》），总觉得蟹的“风味极可人”（同上）。晋朝吴郡吴人张季鹰在洛阳为官，见秋风起，因思吴中鲈鱼脍，便辞官东归，可是黄庭坚却说“东归却为鲈鱼脍，未敢知言许季鹰”，认为吴中的稻蟹风味更美。

其实，在苏黄的周围聚集着很多“嗜蟹者”，苏辙“频梦江湖把蟹餐”，张耒“紫蟹双螯荐客盘，倾来不觉酒壶干”，秦观“左手持蟹餐，举觴属云汉”等，仿佛形成了一个“食蟹者美食联盟”。

陆游、杨万里互有唱酬，均为爱蟹之人。陆游是越州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，南宋诗人。他一生好酒嗜蟹，在外任官时，“思归更向文书懒，此手惟堪把蟹餐”（《初秋书怀》），晚年在家时，“残年更何事，持螯酌松醪”（《寒夜》），甚至说“有口但可读《离骚》，有手但可持蟹餐”（《悲歌行》），一个是精神陶冶，一个是物质享受，被陆游同等看待。陆游的诗里充满了对蟹和酒的喜爱，“蟹黄旋掣螯涎堕，酒潦初倾老眼明”（《病愈》），手里刚拿着蟹黄，口水就滴滴答答地滴了出来，清酒才从瓮里倒出来，昏花的老眼顿时发亮。

杨万里是吉水（今属江西）人，诗为“南宋四大家”之一，文亦新巧。他好食糟蟹，“霜前不落第二，糟余也复无双”（《糟蟹六言》），给了糟蟹极高的评价。其《糟蟹》诗更有具体描写：“酥片满螯凝作玉，金穰熔腹未成沙。”在《糟蟹赋》里，杨万里又说，糟蟹

“能纳夫子于醉乡，脱夫子于愁城”，实在是一种独特的佳肴。

宋代文人爱食蟹，咏蟹诗也层出不穷。翻翻《全宋诗》，就有一百几十位诗人写过咏蟹诗或涉蟹句。苏轼除了《丁公默送蝓蛄》外，还有19首诗涉蟹。黄庭坚写了8首咏蟹诗，陆游除了《糟蟹》等4首咏蟹诗外，还有60多首诗涉蟹。宋诗中咏蟹的名句也有不少，黄庭坚“形模虽入妇人笑，风味可解壮士颜”（《谢何十三送蟹》），张耒“匡实黄金重，蟹肥白玉香”（《寄文刚求蟹》），徐似道“不到庐山辜负目，不食螃蟹辜负腹”（《游庐山得蟹》）……千百年引来得无数食客共鸣。

宋诗中有不少写重阳节吃螃蟹的佳句，比如苏轼“无限黄花簇短篱，浊醪霜蟹正堪持”（《次韵张恕九日寄子瞻》），陈造“重阳佳辰可虚辱？橙香蟹肥家酿熟”（《招郑良佐》）等，其他像“迎霜紫蟹新”“稻熟蟹正肥”“持螯赏菊花”等句，也常出现在宋诗里。

除了出现在诗词中，蟹也常出现在宋人的散文中。苏轼的《艾子杂说》、杨万里的《糟蟹赋》、姚鼐的《江淮之螃蟹》等，从各个侧面描写了蟹的情态。螃蟹也不总是受到人们喜爱。在宋人的文章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还发生过蟹多成灾的情况。范浚在《蟹赋》中说，因为螃蟹横行害稻，“吾将斫尔蟹，折尔股，以除农秧分酣我醪”；高似孙在《松江蟹舍赋》中说，太湖支流松江的蟹，“其多也如渰野之兵，其聚也如太原之俘”，于是捕捉后主客举酒食蟹，“剗甲如山”，挖空的蟹壳堆积如山。

宋代各行各业的老百姓亦多好蟹者。“篙师如蟹窟，取以助清樽”（梅尧臣《褐山矶上港中泊》），在水上撑船的人，一眼就能认出螃蟹藏身的洞窟。有个公子哥儿李健，“喜食糟蟹，自造一大坛凡数百枚”（庄绰《鸡肋编》），竟造了一只可装数百枚糟蟹的“大坛”；有个叫杜相的人，大家见他咳嗽痰多，劝他别吃蟹，他却说“痰咳发犹有时，螃蟹过了却便没”（江修复《杂志》），仍食蟹不止。

据傅肱《蟹谱》：“旁蟹盛育于济鄆，商人负负，轨迹相继，所聚之多，不减于江淮”，商人车载肩挑，把山东盛产的螃蟹络绎不绝地



明代徐渭的《黄甲图》中，肥阔的荷叶开始凋零，表现了秋天蟹行荷叶下的情态。（资料图）

贩运到都城开封。据周密《武林旧事》说，“蟹行，新门外南上门”，顾名思义，蟹行当是一手从捕蟹者和贩蟹者买进，一手又卖给酒家和普通百姓的商行。南宋武林（即都城临安，今杭州）的“蟹行”记录，反映了大众喜食螃蟹的程度。据洪迈《夷坚志》记载，“平江（今苏州）细民张氏，以煮蟹出售自给，所杀不可亿计”，一个摊位就供应如此之多的螃蟹，可以想见，当时是何等盛大的领域食蟹景象。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



妈妈回家了 ■郝延鹏



“追”悼 ■乔 维



宅家新说法 ■祁雪峰



病中学童 ■于海林



致胜法宝 ■鲁 楠



宁静致远 ■张学理



落叶时节 ■蓝 波



“违”猎 ■蒋跃新



指驢为马 ■王成喜



铲除 ■刘志永



搞不清的“高清” ■王祖和

